

熊襄愍公全集

~~大正 5 5 3 1~~

~~CH. 5551.2211~~

~~5422~~

3

FT 5424 72311

牘引

予是番經略纔六閱月耳勅駐關而一日安身不得勅節制而一事主張不得勅調度三方控扼山海而一兵一騎請討不得其所得藉手以報主恩於萬一者惟將地方中實情實形反覆商論而見之章疏以告朝廷見之書牘以告地方及廟堂諸當事者庶幾其一聽耳而醉夢不醒仇嫉競作且指予言爲驚恐聖衷搖惑人心卽至敗後一驗如左券而讞者猶罪予幸敗以驗已言也嗟乎予自按遼以及前次經略何言不驗而予之幸敗久矣賒一死以待今日而後定不猶厚幸之甚乎靈雨幽扉



襄愍公集 卷三
病蹠一榻偶緇舊牘不覺大慟而自傷其命與封疆之不幸也
恨不立焚此草了斷念頭而字字籌邊之苦腸點點報主之冤
血不忍其與予同燼也姑存其十三付之梓氏以告於他日之
思予言者仲秋一日獄中漫識

襄愍公集卷三

前經畧遼東疏

宣慰請勅書關防疏

題爲邊事緊急臣行難滯伏願聖明軫念危遼速賜頒給勅書
關防以便遵守俾臣馳赴宣布德意以慰閣鎮軍民之心以表
封疆重大之任事該四月十二日臣於原籍接得兵部差官王
世臣送到吏兵兩部照會各一道爲全遼渙散人心動搖戰守
失力區畫未周酌議特遣使臣以鼓士氣以救危遼事奉聖旨
是熊廷弼起陞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兼察御史星夜馳赴

遼東宣慰軍民整頓封疆不得托故遲延致悞國家大事捧讀
勅諭惶悚難安之至臣於是時雖有家庭骨肉之慘謹重國家
不得私顧當卽束裝就道於十七日兼程前來行至信陽復准
兵部差官陳文杰送來吏兵二部照會一道爲遵旨會議事奉
聖旨遼事旣經冬官議定總兵官依議卽著李如楨往代李如楫
撤回候勘楊鎬本當逮問但以邊情正急備禦無人且著戴罪
管事該部便速推堪任經畧的一人來用熊廷弼還催他星夜
前來其各條議朕詳覽檢發欽此臣益不勝急切每日晝夜兼
馳二百餘里行過直隸定熱毒大作自頭面以至腰腹疔癰遍生復

因解毒涼藥傷及脾胃大致疔憊此廷臣所共見者而臣不敢
言病也臣鄉往遼別無可由之路勢必經過國門自戊申歲仰
奉特旨往勘遼疆不得望見闕廷十有二年矣犬馬猶知戀主
豈以微臣罪廢之餘而蒙皇上特達之遇咫尺天顏不求一覲
探情度理俱非所安是以扶病入城恭於本月十六日見朝十
七日謝恩以抒江湖不忘之私於萬一顧臣又維臣之此行不
但宣布朝廷德意且與經畧撫按諸臣商確一切戰守事宜則
在內事體相關衙門如吏部有用官之當議兵部有兵將之當
議戶部有錢糧之當議工部有器械之當議以至臺省議論之

當歸一閣臣調擬之當主持務必一一面商妥當然後中外不相矛盾彼此得免參差臣又不得不暫畱數日遍與諸臣會議今事理粗畢理合遵旨往勘勾當但查吏部原題疏稱恭候命下請給勅書馳赴遼東今命下將一月矣未蒙頒給臣到遼東憑何行事况與經畧撫按以及鎮道將領各衙門一應文移皆關軍務重密事情必須關防鈐押方免漏洩此又符信之不可無者初謂該部代臣預爲請給俟臣到日關領卽行不意至今尙未只得具疏躬請伏乞皇上軫念危遼速賜頒給以便遵守前往遼東宣布德意早慰閭鎮軍民之望臣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候命之至萬歷四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奉旨該部知道

再請勅書關防疏

越爲謹遵不得遲悞之旨再請勅書關防早宣德意以慰危遼
事臣伏處田間耕食鑿飲爲終焉之計不圖東事破敗皇上過
聽羣臣之言起臣大理兼御史職銜馳赴遼東宣慰軍民比及
在途又蒙有熊廷弼還催他星夜前來之旨其差官而促臣之
來不爲不急矣臣於聞報之日仰體憂懷俯憫危狀不顧妻子
不謀友朋束裝五日而卽就道日行二百餘里雖熱毒遍體而
不敢言病其捧檄而趨封疆之難亦不爲不急矣但以人臣未
有無憑而擅往地方之理每朝廷小小差遣且給勅書勘合以

便行事况此軍國重情不藉王言以爲重何以感動人心而激
勵士氣不藉關防以示信何以來往奏報而上下行移所以只
得候領而後可去前月具疏恭請未蒙批發迥與前日兩次嚴
旨緩急不侔一似以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而不必於設宣慰爲
可行可止之事而不必於往者臣竊謂此官可無而此行宣慰
斷斷乎未可中止也何也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
浙援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侮良民赤子也無罪無辜而驅死
於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死全營死全寨死全村死全
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

哭人嚎而皇上忍不爲死者惻惻心動乎方軍敗之日遼藩數
城放聲大哭惟各抱頭攜手收拾包裹待其至而去耳幸而未
至而魂魄雖收頭顱猶寄朝人暮鬼誰卜所終人有百死而無
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而皇上忍不爲
生者惻惻心動乎皇上此時卽不下罪已之詔悔制禦之失策
痛自刻責以上回天心下挽人意而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
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
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激泣下拭
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憫吾儕之生有如

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遼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誰不忠義感
激捐廩圖報願出身以投伍出貲以佐軍出死力以報國而顧
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於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而憤
不可收於一旦也皇上亦何恡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
臣而以慰此一方之人耶且前者兩旨催促之急臣晝夜馳赴
之急中外見之誰不頌皇上任人之專壯微臣赴義之勇乃徒
以頒勅之故羈留於此不得前行萬一不相諒者謂臣畏往遼
有規避之私謂臣候新推有觀望之意而臣不將與全軀保妻
子之臣沾沾於一官者同類而一視耶是行也君恩爲重臣命

爲輕洒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惟願皇上早賜
頒給勒限出關刻期報命遄往遄來俾遼人感泣咸知德意遠
過河東之詔而臣願畢矣臣責畢矣臣無仍瞻天仰聖激切候
命之至萬歷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旨熊廷弼兩請勅書闕
防蓋因危遼事故不時奏請捷報誠恐洩漏致虞朕覽奏殊屬
合宜特勅書關防爾臣欽哉該部知道

河東諸城潰陷疏

題爲河東諸城潰陷勢如破竹懇乞聖明亟勅廷議守禦收復之策以救危遼以保宗社事臣惟遼左爲京師肩臂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爲河東根柢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青陽棄矣慶雲捨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汎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國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矢陷已報外如永奠新奠長奠大奠靉陽孤山鹹場一堵牆酒馬吉散羊峪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

山靖安威遠鎮此數十座城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屯城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方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憂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旣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殘敗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甲馬無弓箭火器而所調各鎮兵馬又皆畏而不來或中途逃去間有到者又無不心驚胆折昔金兵將渡河宋兵臨河而守者尚十

三萬人金粘沒喝云不必與戰但以虛聲喝之令擊戰鼓自旦達夜一夕而十三萬兵盡走散今遼兵本畏戰而破竹之勢風鶴自驚何煩擊鼓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皇上試問羣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東西糾合之謀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卽羅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之用臣猶恐敗氣難復覆水難收其銳難當其交難斷四顧躊躇無一下手

之處而况乎事事俱無臣且如之何哉臣昨隨諸臣會議於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爲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議處兵處餉或調或募或遠或近或借或括而又皆或默或爭迄無成議卽如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姑壯聲勢以定人心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難議調彼而恐彼空匱左牽右掣尚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不過爲國家門面慷慨之詞而心口私語必謂兵餉難辦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再作區處云爾是豈真能同心共濟亟圖收復以保遼鎮保京師而保宗社者哉且夫

愚者闇成事明者見未然今日之禍皆前日明白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勢所必然無煩猜想無待推敲此中外諸臣所共知而共料其必然者也臣請再爲皇上明言之而諸臣試共聽之夫前日之建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開一帶僅僅東北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副餘之糧使於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寬奠再建城設將於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漸逼而轉蹙之將使兵無日長糧有日耗猶可望漸次安堵耳自大軍三路敗沒而始得出入無常掠盡屯堡自

我失守四鎮而始交合西人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撫清以失
開原之覆車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樣也
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陰順之而內患除
矣夫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我夫開原古之
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今住城中
用我牛馬車輛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
拓之兵而今且合兵於西向無副餘之糧而今且因糧於我但
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餌宰卜二十四營炒巴二十營使之
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彼諸營所得春夏兩賞於我者幾何又何

愛於我而不聽命以攻我試觀日來塘報東攻開原而西五營
卽率二千騎搶慶雲矣又報三萬騎圍鎮西炒巴等又率五萬
騎廣寧挾賞是西人明明已皆爲其所用而遼瀋可保乎不惟
遼瀋難保也如健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
數十萬金餌虎憨等八犯昌薊如也先之薄京城又分數十萬
金餌卜素等入犯宣大如俺答之趨兩關以牽綴我不敢出京
城一步然後長驅入山海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
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皆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
言也且十年前禍機隱伏臣已策之而無遺豈今日之後事勢

明白臣反料之而不驗皇上動疑臣下之言爲欺爲誑試檢臣疏牘一一覆覈而有一字之涉欺誑者耶且非獨不欺誑也中外諸臣俱受國厚恩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誰無雪恥除憂之憤凡各章疏無論當與不當實皆出自一腔之忠懇而皇上一切疑爲欺誑置之弗聽徒視勢緩以爲緩勢急以爲急而今且并勢急亦不以爲急也諸臣自傷微忱而不能感格惟各心灰意沮感歎欷歔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皇上自理而相率苟且支吾爲悠悠待盡之計而已夫皇上英明神武而使臣下心灰意沮相率爲悠悠待盡計臣實爲皇上危之往昔皇上與中外

諸臣交悞以致今日亦已極矣今日若能早早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昌薊尚無恙猶幸一時之暇可圖恢復之舉使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無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搜括催解等項一一真心委曲多方湊處而以套應則兵餉事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遽不可爲而顧猶悠悠忽忽漫無所關意置緩急於其間豈必直待遼鎮盡失西人犯昌薊東人入山海天津一帶而後皇上始聽臣下之言中外

諸臣始肯破例破套爲同心之應而天下之事去矣當斯時也
臣之肉固不足食而中外諸臣之誤皇上與皇上之自誤亦何
以安陵廟安宗社謝天下而各保其身家也乎臣久廢田間苟
活性命本無仕進之志忽蒙皇上起臣大理宣慰臣念國家事
重不得不星馳而來不意諸臣竟用部院職銜授臣經畧處臣
以非分之榮加臣以絕斤之任臣實不堪比欲具辭而相知諸
臣皆以大義責臣中止臣往矣臣已移書決絕妻兒寄謝朋友
拚此七尺之軀爲皇上戮力封疆置利害死生於度外矣惟是
兵餉有無遲速實係遠鎮存亡京師安危之急務乞皇上當覽

臣疏急勅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如不當棄便須急急
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勒限齊備毋延展以緩臣期毋
缺乏以窘臣用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交擔於
臣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以致誤臣誤遼誤國而并誤諸臣
之身家則宗社幸甚諸臣幸甚臣愚亦幸甚萬歷四十七年七
月初五日奉旨恢復開原乃安邊急務應用兵馬器械錢糧芻
豆等項著各衙門火速處辦刻期齊備毋得藉口缺乏致誤軍
機能延弼仍賜劍一口將帥以下不用命的先斬後奏著星夜
前去用心經理以副朝廷委任至意該部知道

急救遼陽疏

題爲急救遼陽事昨夜接得經臣楊鎬揭稱遼陽重城萬分危急城中有叛人李永芳佟養性董國雲等之親戚指揮王衛國段光裕等十數家皆蓄有馬匹兵仗且爲東人招兵內應欲要獻其城門旦夕舉事因調各兵不至只得檄賀世賢移駐虎皮驛李如楨移駐瀋陽應援等情據此是瀋陽以北皆已棄去瀋陽以南且非我有而河東已去其大半矣此時遼陽非得多兵急急救應必不能保每閱兵部疏調輒稱援兵見存若干續到若干續調已出關若干總計遼左見在已到兵七萬四千有奇

臣方信以爲實可幸支撐及今早遼陽道聞鳴泰揭報見在各項援兵細數實止三萬三百餘名分撥設防開載甚悉是部疏所云見在七萬有奇者虛數也又見部疏調兵一萬隨臣出關內除河南山東山西大同真保遠水難望外卽薊兵二千名昨據柴國柱稟稱原題發山海薊兵二千前止撥三屯營一千春防事竣奉軍門明文撤回懇行三協慎選前去則此兵又是難望僅有宣府一千名榆林二千名爲見在耳是其所云隨臣一萬出關者又虛數也夫調兵于近鎮尚且如此何況遠鎮薊遼總督與遼東功罪相關尚不調發何況他鎮昨見撫臣周永春

有認罪一疏深得人臣守官之義而督臣安然若無事且近見明旨處置開除督撫字樣是身任地方者尚且脫卸而各鎮事外者誰肯上心必各抗疏阻調而兵部又恂恂不欲出一語與人爭看來疏云共調幾萬幾萬者不過只圖紙上看何時得有援兵過關以救此旦夕之禍乎今遼陽已是萬分危急如此若此城朝失則遼鎮夕亡此三尺童子所能料者頃據經臣道臣書稟哀痛迫切如火燒身如水滅頂如宛轉待死而張口橋舌以求救其大意皆謂遠兵猝難指望欲要多調關內兵馬應急必不得已或將部議原調薊鎮兵數暫發遼陽設防救此急

難俟各鎮兵馬漸到臣至地方料理稍有頭緒卽將原兵一一放還亦無不可至於京營兵馬旣係選鋒必能中用先年經畧視師動調三五萬隨行豈至今日三千亦不能往以及近鎮稍緩地方伏乞皇上亟勅兵部作速調發刻期限到毋徒虛文搪塞仍勅督臣汪可受顧總督薊遼之名而深思其義同心協力委曲調發急救遼陽此保遼陽以保京師第一緊著也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候命之至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初六日奉旨遼陽兵馬不多撥兵未至憑何防守今勢已危急原調薊鎮兵數著暫發防俟各兵漸到卽與放還其京營及近鎮應調的也著

作速調發刻期限到毋得虛文搪塞督臣身任地方調兵救援自是專責著與經畧巡撫協心任事不得推諉兵部知道

赴邊甚急陸辭疏

題爲赴邊甚急望闕漸遙再瀝愚忱仰祈聖鑒事項以建人勢
張皇上從羣臣之請授臣經畧并賜臣劍使得便宜行事臣感
聖恩之深且體聖懷之急擬於初三日恭領勅劍而適逢惠王
就邸有免朝之例只得改於初六日陸辭初七日長行卽部議
調兵一萬隨臣出關強半晝餅而臣亦不能待矣但臣行之後
人情不同有不敢不慮者往撫順之敗諸臣常急矣及稍靜則
緩以致清河之陷而諸臣又急稍靜則又緩以致三路之敗而
諸臣又急稍靜則又緩以致開原之陷而諸臣又大急矣及聞

少靜又私幸可旦夕無事矣此諸臣之情也當其急而議兵議餉門面之語豈不通融而及其緩則爭執如故當其急而議調議募紙上之數豈不好看而及其緩則寢閣弗題當其急而用臣催臣相須之意豈不甚殷而及其緩則推卸不顧此又諸臣之情也一一無逃於皇上之鑒臣不敢誣也而非獨該臣爲然也聞警則急聞靜則緩卽皇上亦然夫以邊事之洶湧如此皇上豈不內急於心特以我見急下且張皇而姑靜鎮以示不甚緊要之意諸臣見其言不聽請不從眞謂皇上不以爲緊要也而亦各以不緊要之心應之以致有今日之禍則聽緩急於人

而不能自急之效也至今日而皇上亦不得不急矣然而急之之事亦只是遣得臣一人出關耳其餘急者如兵馬等項俱係空文搪塞何曾有一落實只恐臣去而皇上復緩不顧臣諸臣又緩不協力以顧臣臣之一身有何緊要而危臣以危封疆并危及於宗社則臣之所大恐而不得不於陛辭之日頓顙籲天預以情懇於皇上者也臣願皇上時時憂邊步步防邊著著算邊以邊爲急而急下嚴旨切責內外當事諸臣令各戴罪視事毋替人脫卸以萃責於一人則諸臣不敢不急諸臣急而人人承肩件件湊手則臣自不敢不爲封疆急豈惟微臣一身之幸

其自宗社而下實式賴之臣無任瞻天仰聖感恩候命之至萬
歷四十七年七月初七日奉旨熊廷弼奉命專征著兼程前去
一切戰守機宜俱聽便宜行事應用兵馬錢糧等項著各該衙
門悉心料理作速調遣給發以濟急需聞該鎮本色錢糧不敷
致士馬饑疲人無鬪志著督餉部臣設法溥達務令充然有餘
內外當事諸臣要協力任事共圖報績毋得推尋卸責自取罪
愆該部知道

鐵嶺潰陷疏

題爲鐵嶺登時潰陷東西合營臣謹星夜馳赴遼陽撫慰人心
懇乞聖明自爲宗社封疆之計事臣受命經畧於遼左危亡之
日以本月初六日陛辭初七日至通州適口外水發阻住三日
不得行十七日抵山海關原題護隨出關人馬無一至者僅總
兵柴國柱挑選東協兵五百名自言俱不堪戰二十三日榆林
兵馬始到路遠困乏兼多亡失當日卽選其馬丘稍壯者四百
名并摘前挑東協兵四百名跟隨卽於二十四日五鼓出關二
十七日疾馳至十三山站而尅陷鐵嶺之報至矣聞得該城防

守將官五六員領兵六七千名居民家眷盡行而男子看守者亦不下數千人一時俱盡方不勝憤痛間行過閭陽驛而西人率騎三萬與東人合營要攻遼瀋之報又至矣臣聞遼城洶洶恐有內潰過廣寧僅與撫臣周永春教場一會連夜卽行而所隨八百人馬疲困不前只得暫畱廣寧餽養一二日得撫臣盡遣標兵有馬者一千人護送始克東行而經略如臣亦狼狽甚矣經臣楊鎬恐遼陽有失飛書移臣催柴國柱亟領薊鎮眞保兵馬出關救援不知原調薊鎮兵數尚少一千五百名堅不肯發卽朱萬良亦執留不與眞保欲將見在薊鎮修工軍夫調發

未必果堪實用總之數月以來費臣多少口舌費臣多少章奏費皇上多少嚴旨僅催得榆林兵二千名薊鎮兵二千名而臣第僅以八百自隨如此而已矣勢不得不催請調發而中外當事諸臣實有無上緊爲皇上發兵救遼者卽遼失而於諸臣身家無與地方無與應否救援亦惟皇上之自爲宗社封疆深計而已緣係鐵嶺登時潰陷東西合營臣謹星夜馳赴遼陽撫慰人心懇乞聖明自爲宗社封疆之計事理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應運親賚謹題請旨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奉旨熊廷弼已至遼陽隨行兵馬不多何以禦侮著先撫慰軍民協力

身見公集 卷三
固守俟援兵再集相機調遣徐圖恢復兵部還馬上差人嚴催
各處兵將依限火速馳赴有觀望不前失期悞事的著經略撫
按叅來盡法處治

恭報代期疏

題爲恭報代期併陳初到事宜以慰聖懷事該臣出關一路口
期前疏已經報聞今月初二日行至海州教軍場與舊經臣楊
鎬交代隨將原領欽發關防令旗令牌并付於臣臣接受任事
時鐵嶺初陷復聞東西合營而南遼瀋軍民逃竄者一路繹絡
不絕臣差官執旗諭止之有聽諭卽還者有徑去不返者初三
日入遼陽城延見文武吏士皆公舉鄉官知州李尚浩先將家
眷搬出搖惑人心臣責而繫之并責一二富生巨室皆搬回家
眷而人心始定初四日巡城城上舊用川兵搭棚住守臣以爲

示弱且強兵不以禦侮於外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非策也撤令營於城下亟編民兵之壯者分操守之因而閱視兵馬自將官以下皆犒賞有差以慰其勞不動官銀自具金幣爲地方拜謝賀世賢以示優異會監軍部道於都司衙門議斬逃將劉遇節等以正軍法設壇躬祭撫清開鐵官軍士民人等慟哭悲號以弔其死而感其存一路已款者送馬到臣臣皆厚撫之乃暈大送馬三十匹賞尤加厚北關金白等差中軍罷言答裡等來賀臣且求復開原共資犄角臣遣萬里侯厚賞往慰示必復之意以固其心又議遣使往諭宰燧等設辭激怒以離其黨數日之

間諸凡可以收拾人心激勵士氣以爲羈縻之計及一應軍中急切事宜如買馬採草招匠開局置烽撥探之類無不舉行粗有次第惟是遼陽軍士有甲有馬者皆配與總兵李如楨賀世賢防守瀋陽虎皮驛一帶而城中雖有見兵及川兵二三萬皆赤身徒步之士又零星雜亂無所統一今雖旋付總兵柴國柱搭配成營然無甲無馬無火器實難守禦而此時又一無所有可以供臣之猝辦臣亦惟有感之以血誠鼓之以忠義申之以號令守効死勿去之義爲遼東保此一塊殘土而成敗利鈍臣固未能逆覩也臣恐皇上憂念特陳一二施行次第仰慰聖懷

至於楊鎬原領符驗已經鎬奏繳仍乞照例速賜施行緣係恭
報代期并陳初到事宜以慰聖懷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趙進功親賫謹題請旨萬歷四十七年八月初九日奉
旨熊廷弼已到遼陽節制機宜漸有次第宜益用心任事保全
遼境釋朕東顧之憂該部知道

請發近鎮兵將疏

題爲邊謀掩臣不備倉卒難支仰懇聖明亟發近鎮兵將以救
旦夕事自東人起事以來降撫順克清河敗三路大軍日盛銳
不可言顧是時猶恐關西大發兵接人殊死戰未敢輕出及開
原鐵嶺不戰而自下又懿蒲遼瀋不攻而自逃兵無戰心人無
固志乃手始滑而謀奪遼瀋之計決矣日來各路回鄉奸細供
報邊情紛紛不斷又該臣親審奸細陳得功等皆稱東人同李
永芳等商說若待臣到遼陽日久事事準備將來攻陷不得不
如乘其初至未備我兵大舉決一死戰恐怕降麗在寨爲患將

副都元帥與麗兵一并殺盡向來未出者今聞說要親自出來等情皆與別細供報不謀而合其情近真其銳難當除嚴督將領分防設伏多方隄備外惟是總兵李如楨督同遊擊柏世爵等專守瀋陽雖復幫以河西李光榮之兵共有萬計而堪戰者不過一二千人總兵賀世賢專守虎皮驛應援遼瀋兵雖數千而堪戰者不過二千四五百人總兵柴國柱專守遼陽雖有川兵及殘兵募兵零雜之衆二三萬人然皆無甲無馬無器械既不能戰而守城又無火器等項且將領中軍千把總等官俱被殺盡各兵又皆無人統領人但知遼尚有兵而不知箭不能射

馬不能騎與無兵同無甲無馬無弓刀火器與無兵同無將官統率無中軍千把總分領與無兵同即皆有之而弓折刀缺馬瘦矢窮與無兵同即器精馬壯而望風即潰遇陣輒逃與無兵同遼至今日直可謂之無兵而臣到僅旬又不暇一一整頓萬一有兵猝至城下臣雖孫吳諸葛其如此赤身徒步望鋒而靡者何遼陽之事今已十去八九若非大發兵馬出關張揚聲勢以壯虛怯之膽如何站立得住聞得總兵李懷信隨帶家丁七百名已到薊鎮伏乞皇上獨斷如朱萬良事亟發李懷信帶領家丁併挑原題未發薊兵一千五百名退換兵五百名星夜前

來救此旦夕之急其兵部題發各鎮兵將更乞嚴勅催發如期
來援若能稍緩三五個月使臣收拾殘敗支撐得定臣亦何敢
屢瀆皇上通勒各鎮而勢出倉卒措手不及不得不爲封疆宗
社一哀懇也緣係邊謀掩臣不備倉卒難支仰懇聖明亟發近
鎮兵將以救旦夕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石景奇
親齎謹題請旨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奉旨據奏邊事甚
迫應調兵將都著星夜前去不許遲延誤事其將領中軍等官
就著熊廷弼揀擇委用兵部知道

議置道將疏

題爲議置道將以專委任以便責成事臣按遼左額設道將各
官原皆爲西北而設獨寬奠清河撫順三處專爲東面而設各
有信守不相假借况以三岔河分東西爲兩斷相去千里尤難
調援惟總兵職統全鎮無事居守廣寧有事東西策應與各守
一地者不同自東人發難河東用兵而調西道爲監軍疲寧錦
於奔命顧此失彼東去西空甚不便主客旣雜亂而不一調撥
又更易而靡常人不承肩事無專責又不便信地不問甲乙而
一槩混援邊警不論大小而全師虛逐又不便以全遼總鎮而

管河西之一隅以專征經略而代河東之三道又不便臣謂河西廣寧寧前兩道距遼陽或八百里或四五百里斷難遠離信地河東海蓋道既有本等責任又歲加海運米豆百餘萬石卽議增管糧官二員分任收發猶恐拮据不前何可更占爲軍前之用遼陽開原兩道雖於東地相關而原設初意全重西方今宰煖炒花等日日挾犯支撐已難寧得專心一意料理征討惟靠贊畫一人又以鄉紳充任桑梓部民事多掣肘而臣不亦孤立之甚乎查得近年總督李化龍征播事例除用監軍道六人專督征討外其餘司道府廳州縣各官委遍全蜀使用甚充今

東勢強播十倍一切軍務遼中旣無他官可委僅僅五道又各有信地難於暫調似應照例量設監軍道臣二員專理征討事務然非心腸真切才識老練謀猷沉斷者不足以當此任而如大梁兵備道高出原任寧前道邢慎言實其人如慎言服猶未除尚有原任兵科給事中今推南戶部主事胡嘉棟忠懇老練極堪任此但於臣有師弟分義未便朝夕與處則將嘉棟徑陞寧前道僉事而以見任王化貞改任監軍道亦甚便也至於額設主將主兵不宜與援遼兵將相混仍應守原派之地禦原對之壘凡有缺員缺伍盡數補足聽其各管地方專精團練待臣

大舉取用平時不敢輕調以重地方之空虛滋兵馬之奔敝其
援遼兵將專一分防設伏以備禦東今邊勢既重人心既寒自
東南鴨綠江起至西北七八百里信地又遠非得四大將派定
寬奠清河撫順及柴河會安間四處信地分督偏裨守定要害
漸宿重兵以轉蹙之而任其出沒內地長驅城下則遼瀋且不
可知開鐵何由恢復今總兵已有柴國柱賀世賢兩人李懷信
已到薊鎮當卽日調發併見帶家丁星夜赴遼而甘肅總兵所
秉忠西郵健將新著威名又家畜土丁甚多并當亟調來援者
也至於援遼總兵將領俱應鑄給關防印信其原印仍應照舊

歸於原設總兵掌管著令照舊東西策應如遼瀋開鐵西邊一
帶之警此該鎮二百數十年來之責任臣不能爲渠代任也必
如此而後道將各有責成主客不致混諉可免東西撥遣之煩
可免人馬奔馳之苦而其大旨尤在額設官兵不苦占調得專
團練以供臣大舉之需臣亦以援兵聲勢震懾西人而作地方
隱然之助則河東河西彼此相與有成而東西之備禦咸得其
要矣伏乞皇上亟下吏部議設監軍道官二員卽將高出等題
補促令星夜赴任兵部議覆援遼將領關防改鑄字樣其原印
仍付原設總兵掌管李懷信和秉忠亟行調取前來應急危遼

幸甚臣愚幸甚緣係議置道將以專委任以便責成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石景奇親齎謹題請旨萬歷四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奉旨這議設監軍道臣并援遼兵將諸事著該部作速議覆吏部覆奉旨是都著星夜前去赴任

遵旨斬逃將疏

題爲謹遵旨斬三逃將以正軍法并申明守備不設律例以定官守事臣觀遼師所以屢敗不振者皆由軍兵臨陣輒逃而將官實先倡之將官逃一次不斬而後遂爲常逃一將不斬而衆遂爲常不但不斬也且領軍如故陞官如故皆得逃之之利如之何而不逃如之何而不敗臣蒙皇上賜劍許將帥以下先斬後奏臣不敢褻越君命查得逃陣之將有標下右翼營遊擊劉遇節總兵坐營中軍王捷兩人逃城之將有鐵嶺遊擊王文鼎一人爲衆心所共憤軍法所不容者到任甫五日卽會監軍御

史陳玉庭部道諸臣單崇劉國縉閻鳴泰韓原善於都司衙門
繫三將於庭下該臣問曰昔在撫順從張承印逃陣一次又從
杜松逃陣一次者非劉遇節乎衆官曰然於法云何曰應斬又
問曰臨陣背主先逃致杜松呼恨切齒而死者非王捷乎衆官
曰然於法云何曰應斬又問曰鐵嶺陷而棄城逃生者非王文
鼎乎衆官曰然於法云何或曰文鼎到城僅一日情似可矜臣
曰主將應與城同死今鐵嶺城何在防暖容將史鳴鳳等五六
人何在情雖可矜法無可赦應斬遂縛出駢斬之是日設六壇
祭死事總兵道將兵民人等逐壇舉哀大哭畢卽將三首遍獻

各壇以快死者之心而雪生者之憤一時居民哀感官軍恐慄
始咸知有軍法而不敢玩皆仰奉皇上尚方威靈而非微臣所
敢擅行也顧臣又思之官軍臨陣先退及被東人攻圍城寨不
行固守而輒棄去者臣得據律而斬之矣至守備不設爲其所
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之律止及守邊將帥而不及兵備守
巡官及查例云兵備守巡道駐劄本城者罷職爲民若非駐劄
處所止降三級調用苛武縱文恐非法之平也原國初以來重
武經文如撫鎮曰鎮巡三司曰都布按有司曰衛府之類一切
防守事務專責守邊將帥者甚重故律例亦重自正統後始設

守巡然亦不過爲查錢糧詞訟奸弊而設其責輕故律例亦輕及後改加兵備奉有無事修整邊隘補練兵馬有事督率兵將相機戰守之勅而責寔重矣今且奴隸將帥一兵一馬一器一械無不出於兵備官之手而責極重不返矣兵備要作將帥誰敢不作兵備不行將帥誰敢擅行以致今日事事廢壞不曾設一守備者皆兵備官玩怠不任之過也其心以爲卽不幸而失陷城寨安往而不得爲民所以輕玩律例安心立意不肯上緊做事卽如閩原道推官鄭之范棄城而逃猶敢援例具呈以希脫免弛設備之擔開逃臣之端則此例實有以導之臣聞定罪

之法視責任爲輕重今兵備之責旣重於將帥則守備不設之罪亦當同於將帥更乞勅下刑部會同九卿科道雜議各邊兵備守巡官應否與守邊將帥同論遂著爲令則人人知責之無可諉法之無可逃不敢不晝夜整頓兵馬器械城池墩臺一切戰守事務以救死不贍其誰怠玩之敢圖而法旣行於文官則武弁益知警懼其有裨於邊務豈曰小補之哉萬歷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旨這守備不設律例著該部會議具奏

主帥不堪疏

題爲主帥不堪軍旅乞賜速易併勅道臣駐瀋以保殘鎮事臣
觀河東地方已失去大半僅存遼陽瀋陽兩城畱得遼陽然後
可以存遼鎮畱得瀋陽然後可以存遼陽而東規清撫北規開
鐵則瀋陽尤爲今日最重要地河東總兵今戴罪李如楨駐守
其間終日兀兀莫展一籌將懈士離情危勢急臣不敢避臨戰
易將之忌終以濡忍而敗乃大事自三路覆師雖三尺童子皆
知開鐵先亡如楨新總六師不先往據守却乃縮住瀋陽以致
兩城相繼而陷自有一定之國法臣姑不論卽如東人陷開原

捆載重累無所不至然後歸而如楨不能擊其惰一不堪東人
陷鐵嶺東西爭殺而如楨不能乘其敝二不堪不惟不能乘敝
而且虛報西人三萬合營致驚遼瀋軍民逃竄幾盡三不堪開
鐵陷時止驅掠男婦及貴重細軟之物遺下老幼及盈甲火器
等項無算而如楨不敢收回盡被西人檢拾而去四不堪忽報
斬獲無數忽又報止獲數顆忽報東西合營衆寡不敵忽又報
官兵奮勇斬獲甚多致人有割死級以報功之疑五不堪東人
以二十騎入三岔河如楨倉皇同河西總兵率領人馬奔至榆
林舖乃止假令是彼誘兵使出而大衆直擣濟陽將如之何六

不堪地頭撥馬妄報墩軍烽火妄傳而如楨不能責禁七不堪
臣恐如楨壞潘夜半馳馬赴瀋調度問以傳烽火方法而莫對問
以立營方法而莫對八不堪防瀋官軍拆毀民房而不能禁強
割田畝而不能禁各將渙散而不能統制軍丁所持皆斷弓拆
矢朽甲敝戈等項而不能整頓九不堪自陳願募遼人守遼今
不能募而且將如栢所遺內丁逃去七八百名而不問不追十
不堪凡此不過指其大略而熟窺其底裏卽人事之尋常且欠
通曉况軍務之重大那得分明不意中府會議時何故拂省臺
李奇珍楊鶴等之議而定用之以至於此此樞臣之過也若今

又不主持亟遣李懷信來代而瀋陽必亡瀋陽亡而遼陽隨之
臣不敢任咎當解綬而西歸罪闕庭請樞臣自來經略如怕滿
且擾犯執畱懷信臣願往彼收拾使神京無恐草疏方畢間適
接兵部咨題奉有李如楨本當拏問究治但大兵未退捍禦無
人姑照前旨仍戴罪管事著殫心奮力誓死恢復之旨臣敢不
欽遵勉強畱用但其人已奄奄忽忽無復神氣縱使戴罪管事
而無心可殫無力可奮徒知拚死而不能恢復死更害事此其
急急當議無疑確確當以李懷信來代而別無可易者也至於
開原道僉事韓原善初至遼陽卽欲請兵三萬往復開原臣壯

其志而無兵可遣不得不僑寓遼陽非其所屬委用多礙除團
練新兵二千外實無所展其才者臣欲委同總兵彈壓諸將共
守瀋陽招撫開鐵逃亡漸爲北規之地終以非其分土不便責
成必須明旨著令駐劄瀋陽信地屬以專任一面督同諸將共
圖瀋撫戰守事宜一面招撫逃亡收拾軍馬器械等項爲恢復
之備則展布有地本官得預爲開鐵之謀而殫壓有人臣亦得
少分撫順之慮此今日共保殘鎮急著也伏惟聖明亟賜施行
緣係主帥不堪軍旅乞賜速易并勅道臣駐瀋以保殘鎮事理
萬歷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旨李懷信已有屢旨韓原善

著駐劄瀋陽督同諸將共圖戰守該部知道

攻陷北關疏

題爲北關已陷乘勝必攻遼瀋懇乞聖明卽日大發兵將以救
殘鎮且夕危命事本月二十一日臣獲奸細賈朝輔卽撫順廩
膳生員而降東人用爲心腹者也臣問其來故朝輔供云本月
初十日降主會集諸部各頭目及李永芳等問此番攻取何先
或曰當先遼陽傾其根本或曰當先瀋陽潰其藩籬或曰熊經
略已到彼必有備當先北關去其內患降主曰遼已敗壞至此
熊一人雖好如何急忙整頓兵馬得來李永芳曰凡事只在一
人如憨一人好事事都好降主曰說得是我意亦欲先取北關

免我內顧將來好用全力去攻遼瀋但熊帶來兵馬多寡探報不的須得一的當人去使我北關回來好去攻取李永芳曰非賈秀才不可遂差朝輔假扮回鄉託言內應報効傳鼓見臣臣又問其的確先攻何處朝輔云已發兵北關去訖回日必攻遼瀋臣且信且疑間而攻北關之報果至矣無何而攻陷北關之報又至矣夫前者不出三月連破開鐵活捉宰賽頭腦等鉗制煖兔炒花數十營不敢動今又取北關如拾芥乘勝長驅復何阻礙而不攻吾遼瀋况據奸細之言成謀已定以時計之大舉攻瀋斷不出九月初旬上下之期今遼陽官軍百姓一聞此信

莫不驚慘面無人色而他日來攻光景可不言而知也今滿地哨探臣之出關有兵無兵已洞如觀火臣於此時無法支持卽欲請兵請將又不知何處可請惟先請皇上卽日著令李懷信隨帶手下家丁星夜前來代李如楨以定軍民之心定限九月初六七內到任薊鎮原題未發之兵二千名及原起援遼東協副總兵姜弼隨帶家丁三百名曾在原籍支過安家行糧應發來遼者與已經奉旨援遼朱萬良等定限九月初十日到遼陽仍乞嚴勅兵部火速催調相近鄰鎮兵馬接濟遼瀋存亡只在此一兩月之內臣無任痛哭流涕哀懇急迫之至萬歷四十七

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旨北關既陷遼瀋益危李懷信著遵旨即日就道刻期赴鎮如延遲悞事責有所歸其餘援遼兵將都著作速催發兵部知道兵部覆九月初六日奉旨李懷信著遵旨作速前去不許遲留誤事薊鎮事務令何奮武帶管著用心防禦毋致疎虞

遼左大勢久去疏

題爲遼左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支謹一一備陳其狀仰乞聖明省覽早作區處事臣謹按遼東見在兵有四種一曰殘兵從主將趙中逃陣甲死而歸錢乙又從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此殘兵之形也一曰額兵開原一道全額已亡遼陽道所屬清寬撫驍一帶全額已亡卽臣標下左右翼兩營亦并亡至於闔鎮額軍或死於征戰或圖厚餉逃爲新兵者又皆亡去其大半此額兵之形也一曰募兵傭徒厮役游食無賴

之徒幾能弓馬慣熟幾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而暮逃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銀兩而朝投河西點州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告警而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一日援兵各鎮挑選誰肯以強人壯馬來誰肯以堅甲利刃來每一過堂弱軍羸馬朽甲鈍戈不堪入眼而事急需人又不暇發回以另換其精壯此援兵之形也皇上以爲有兵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自喪敗以來總兵以下副叅遊都守備以至中軍千把總指揮千百戶死者五六百員降者百餘員遠將援將已是一掃淨盡今殘兵零碎皆無人統率而贊畫募兵簡

數千人卽求一世職爲中軍千把總分佈管領亦不可得况今一二見在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糾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胆喪者皇上以爲缺將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良馬數萬一朝而空今太僕寺所兌寄養馬旣多瘦小兌買營驛馬更矮小不堪兵部主事王繼謨所市宣大馬并無一匹解到卽見在馬一萬餘匹半多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圖充步軍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以此馬愈少而倒損甚多皇上以爲馬匹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堅甲利刃長鎗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絃箭皆無翎無鏃刀皆

缺鈍鎗皆頑秃甚有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今開局打造既無鐵無匠而疏討庫局所貯又急不能到皇上以爲器械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假使軍無畏戰之心遇戰而能對敵一陣劊營而能站立一時守城而能固拒兩三日以待救援亦可少挫其銳今皆聞風而逃望陣而逃懼戰而逃頃聞北關信息而各營逃者日以百千計如逃上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臣猶得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皇上以爲軍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又使民有同仇之意各顧身家性命同心協力效死

固守兩三日以待救援亦可以捍禦望今瀋陽皆已逃盡遼先逃者已去不復返見在者雖畏不敢逃而事急之時臣安能保况今日遼人已傾心向東矣彼雖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彼遣爲奸細則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雖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皇上以爲民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凡一切軍法臣能行於各將而各將不能行於欲逃之軍責令喂馬不聽責令收拾器械不聽心心念念只想一走而各將其奈軍何凡一切應行事宜臣能行於道府而道府不能行於欲逃之民諭以守城不聽諭以挑壕不聽諭以採

草斫木等事一一不聽心心念念只想一走而道府其奈民何
今各將設法俱拚云一死了事道府設法俱恨云遼人捨得數
十萬性命我豈捨不得一個性命光景如此而臣其奈道將何
皇上以爲各官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假令皇上於撫順初失時
用臣臣力猶能處此以保全遼卽開鐵未陷時用臣臣力猶能
禦之以顧北關而今臣不能制邊矣臣不能保遼矣臣卽欲請
兵請將而當事大臣不能主張按撫諸臣不肯調發如李如楨
喪盡軍威而兵部偏要用之於遼李懷信原議代楨而兵部偏
要用之於薊朱萬良奉旨援遼而兵部偏不佺令赴任當事舉

動大率如此臣卽舌敝筆秃請發何益倘其乘勝長驅遼陽存
亡只在九月中旬上下卽發李懷信等星夜前來恐亦緩不及
事臣卽欲請皇上大發帑金數百萬召集天下材勇兵將一二
十萬來此而遼陽旦夕存否難期恐亦不能待也顧臣又思之
漢唐以來建都皆在中土遼雖時附時離無關輕重而今遼實
爲神京左背萬一不測剝床及膚當是時無論發內帑萬萬金
求贖此一塊土不可得卽求保陵寢一日之安亦不可得臣疏
地方軍民情狀字字真情語語實錄伏乞皇上俯賜一夜之觀
作何區處以救危遼於旦夕臣無任哀懇急迫之至緣係遼左

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支謹一一備陳其狀仰乞聖明省覽早
自區處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劉應彩親齎謹題
請旨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請發軍器疏

題爲請發軍器以濟急用事遼自清撫三路開鐵喪收以來一
應盔甲弓刀鎗炮等項爲百年之所藏貯各鎮之所搬運者盡
一空如洗矣昨往教軍場驗各營殘兵及新舊募兵之在遼城
者近三萬人內有盔甲器械者不過數千人俱朽敝不堪餘俱
毡帽夾衫徒手應點及問各總兵將領各營軍士除家丁器甲
外其餘隨營各軍盔甲鎗炮皆缺其半無人備辦無處請討臣
一聞之驚倒欲絕夫以東人三十年所造軍器刀能斷鐵矢能
透鎧卽身穿重甲猶懼難當况露頂赤體空拳之人可與戰乎

且火藥止有四五千斤硝黃止有數千斤尚未合造臨戰可一發而盡也臣未出國門時卽聞遼中缺少軍器比時卽欲疏討未知缺少何項何意椿椿俱缺件件皆無一至於此今已急迫疏請戊字庫兵仗局各樣軍器計明盔三萬頂鐵甲三萬副腰刀二萬把三四眼鎗二萬桿連珠等砲五千桿佛郎機五百門六砲五百位虎蹲砲五百位百子銃五百門湧珠砲五百位鳥銃一千門硝黃六萬斤大小鉛鐵彈一千二百萬個鉛三萬斤熟鐵十萬斤鋼二萬斤乞勅該部同科臣祝耀祖親往庫局逐一檢發堪用諸器以期實濟又前次給發盔甲閱今四月并未

運到一頂一副皆由驛遞疲困接運不前若今番仍如前運明年此時亦不得到今以遼城數十萬生靈寄於露頭赤體空拳各軍之手且夕死亡皆不可料臣盼此物眼穿血滴仍乞勅該部責差主事官一員督委各官分運押解毋靠驛遞仍應部議別項錢糧預發各州縣官僱覓車夫星夜趲運定以一個月到遼陽爲限違期并差官一體叅究至於開局打造并改造各項軍需鐵匠各項戰車糧草車輛等項木匠須各得一二千名方能發用而遼東四面非海卽建偪處絕地河東地方失去大半儘力搜尋原設局匠鄉城民匠及各營軍匠僅各得二三百名

更無別處可行雇募非借力於關西必難濟事并乞勅總督衙門轉行順永兩府州縣召選各匠打造精巧者大處鐵匠木匠各四十名小處各三十名安家行糧一如募軍之例每日工價議倍其直則衆擎易舉事既可以速完而工價增厚人亦樂於遠出此皆事體之必不可緩必不可已者若不如此設法幹辦雖運軍器千萬於遼何益伏乞聖斷卽賜施行緣係請發軍器以濟急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石景竒親賚謹題請旨奉旨軍器等項該部作速查發仍差官星夜押解以濟急用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

收集兵力固遼疏

題爲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事臣惟遼陽瀋陽皆河東腹心內地自東失撫順清河北失開原鐵嶺而遼瀋遂爲遼陽之衝邊矣先是河東總兵李如楨駐守瀋陽臣恐獨力難支委河西總兵李光榮率兵助防猶恐人心不一復題開原道僉事韓原善駐彼彈壓而臣又親至其城授以守禦一應方略分撥布置儘有次第馬步各軍不下二萬又有總兵賀世賢統萬兵駐虎皮驛爲之聲援自謂支撐得住可保無虞不意八月二十四日各營兵丁方空營盤間忽聞北關已陷之信各棄鋏鑿散去而各將

不能禁也臣聞而駭甚亟遣開原道往鎮之而該道以軍心洶
洶不欲行復遣分守道閻鳴泰往諭之而該道行至虎皮驛亦
見逃軍紛紛南奔不敢去乃卽歸而深夜述諸將言以見臣曰
若攻瀋陽諸將必敗瀋陽敗遼陽必不攻自潰不如還守遼陽
厚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且瀋陽空地也守亦無益而徒
分兵力設彼以偏師綴瀋陽而率大衆直搗遼陽豈不兩誤臣
不欲竟其說拂袖而起二十七日瀋陽官生人等以歸并遼陽
告且言自失開原時上司已傳箭歸并臣叱之出是日部道鎮
臣劉國縉等皆力以爲言而賀世賢復從虎皮驛來極言軍逃

將必難守之狀今月初一日鄉官洪敷教率闔城貢監生
人等請還兵遼陽而部道鎮復迫切爲言臣始愀然而嘆曰
本望荷兵數萬出關爲恢復之計而事不應心勢難解腕反退
縮以自固臣之羞憤亦可勝言乎然而揆之人情事勢實有不
得不然者試舉一二已式之事爲皇上言之開原之陷皆酒醉
昏沉而去可擊也賀世賢方領兵欲衝而總兵及各營人馬忽
一驚而散繼陷鐵嶺昏醉如前可擊也賀世賢欲進而總兵諸
將皆不進反割死級以報功爲彼所傳笑卽昨攻北關時臣謂
北關與我唇齒雖遠不能救而彼旣北出新寨必虛三總兵可

揚兵撫順邊外以示欲進而陰解北關之圍乃遇僅千人賀世
賢逐之使兩總兵人馬齊上豈不獲一奇捷竟穿林各退而世
賢僅獲十級以歸凡此皆是絕好機會且怯懦不敢乘况兵至
城下而與之拚死抵對此臣于還兵一節雖躊躇顧慮而屢試
我將我兵之伎倆如此豈得不爲之寒心哉又况強莫如宰賽
而生被擒衆莫如煖兔炒花數十營而硬被制死戰莫如北關
而立時攻陷兇聲動地烈焰漫天民安得不怕軍安得不逃總
兵諸將安得不胆落部道諸臣安得不色戰今卽總聚遼陽四
面設伏爲背城借一之計或謂我見弱而來未可知或疑我厚

集而不來未可知或來而我兵能拒與否皆未可知總之此時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氣候至此有非人力之所得而爲者所有
屢疏乞討道將兵馬器械等項伏乞皇上亟勅該部火速發遣
前來應急倘賴接濟而竭臣之力邀皇上之靈守住遼陽數月
選練人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遽不能
制之而今直無如此措手不及何耳仍乞嚴勅閣部大臣設法
保遼以保神京毋謂遼陽旦暮且亡救援無及而遂心灰意懈
姑置之爲若存若亡之地臣無任痛哭流涕哀懇急迫之至萬
歷四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奉旨瀋陽難保還兵共守遼陽是否

得策熊廷弼還著酌量勢之緩急從長區處務要保全孤城遇
其深入所討道將兵馬器械等項都著遵照屢旨火速調發接
濟急用該部知道

精選拔兵疏

題爲遼城兵馬雖多挑選十不得二謹據實報聞懇乞嚴勅各
鎮精選拔兵無徒虛數搪塞以重實禍事臣初入遼陽時凡馬
兵稍堪戰者盡發瀋陽防守虎皮驛接應而存城瘦弱者不及
二千匹自榆林援兵與開原道所募兵至始得馬兵六千人而
皆遠來疲乏不堪戰臣心危之猶意臣浪有虛名或不遂窺遼
陽但于城外分布七營撤川兵下城虛作聲勢自遼人不可鼓
以忠義編派守城皆避匿不出不得不復調營兵萬人貼城守
梁而遼兵亦虛矣自北關一陷防瀋官軍皆哭泣埋怨逃者踵

接而遼城益不勝其驚恐矣此臣之所以不得不從部道鎮將及鄉官士民之請而并兵於遼者一以救瀋陽二萬官軍之命一以安遼陽數十萬生靈之心而且欲大集三軍挑選精銳佯示進兵以疑之使不卽來卽來而吾力稍厚或有以待之於是椎牛數百頭市酒數千罈蒸胡餅數十萬個集官軍於教場自初七日起至初十日止一連大饗四日風聲頗盛及臣與監軍御史陳王庭部道鎮將單崇等遍歷各營看驗盛甲馬匹弓箭刀鎗等項每應手而抽一弓弓輒斷取一箭箭輒半截驗一刀棍而刀不能割雞棍不堪擊犬者皆是物也一一舉以示諸將

諸將惶恐無以對臣恐風聞於外遂不復抽但密屬諸將速換而已敗回殘兵久屬無主零星雜亂原不足觀而河東總兵坐府內丁一千一百餘名逃去四百八十名旗鼓千把總李養等十數員皆竄匿廣寧不肯出南兵虛而猾所持篋筭及枯竹槍多不中用眞保薊鎮之兵僅可守城本城新募之兵僅可裝營川兵心力頗齊而皆徒步甘固火器頗熟而無槍砲榆林兵多堪戰而原來馬二千匹倒死三百七十餘匹餘皆瘦弱不堪宣府兵不但馬多倒死而人人傀儡不知該鎮何處覓此一種發來充數至於盛甲馬匹器械等項營營俱缺滿場毡帽布衫短

刀彎棍每一著眼令人短氣時計馬步官兵不下八萬而及行
總兵柴國柱李光榮賀世賢分督諸將挑選精銳堪戰者免強
補湊僅得一萬五千有奇而已臣嫌其少促令再挑而三帥苦
告不能多也兵之有名無實蓋如此其亦幸而從衆人之請而
并之於遼陽耳假令終守臣之初意悉銳防瀋不愈分其力以
益其寡而爲其所乘耶今除前挑選馬兵外步下壯士尚可再
得萬餘無奈要馬而馬不得要盔甲而盔甲不得要火器而火
器不得要刀鎗而刀鎗不得要弓箭而遼東弓箭已盡頃差官
溶督臣轉行薊鎮各營官兵那移抽買見成弓箭而亦不得卽

到臣亦惟有搓手頓足付之長嘆而已除目前訓練見軍誠勵
諸帥整頓器械張疑設伏勉強支撐以待援兵此外更無別法
惟是各鎮諸臣不肯効同舟之義凡調一將皆執畱不發凡遣
一兵皆畱精銳以自衛而別倩孱弱不堪者以搪塞了事曾不
念此一兵來有行糧有內顧京有募補之費一人三餉而竟不
得分毫之力旣以恇怯喪中國之軍威又以虛糜重海內之隱
禍有公忠爲國之心者亦宜置念伏乞皇上查臣前疏所討將
官兵馬器械等項欽限催發并乞嚴勅各鎮以後發來人馬務
要一一揀選精壯使遼東得一軍卽有一軍之用得一馬卽有

一馬之用不致仍前有名無實以速重鎮之危亡而長貽聖主之憂慮殘遼幸甚臣愚幸甚萬歷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奉旨前請兵將器械等項已有屢旨勒限催發以後各處援兵務要精壯有裨戰守毋得徒只充數該部知道

題爲遵旨調補急缺將領以裨戰守事遼自三路覆師以來兵馬將官屠戮殆盡地方見爲無兵無將營伍難以收拾遂於各該員缺不復填補於是陣回殘卒無所歸一召募新兵莫爲統理而原設營伍竟置之無何有之鄉矣臣謂營伍雖殘而及今整理或者堪以禦侮地方雖失而員缺畢補尚不失爲存羊項奉明旨將領中軍等官就著熊廷弼揀擇委用仰見我皇上倦倦爲遼之切所有急缺將領謹當一一揀擇上請者如臣標下右翼營缺遊擊應以陽和遊擊尚志宏補之標下強兵營缺遊

遵旨調補將領疏

題爲遵旨調補急缺將領以裨戰守事遼自三路覆師以來兵馬將官屠戮殆盡地方見爲無兵無將營伍難以收拾遂於各該員缺不復填補於是陣回殘卒無所歸一召募新兵莫爲統理而原設營伍竟置之無何有之鄉矣臣謂營伍雖殘而及今整理或者堪以禦侮地方雖失而員缺畢補尚不失爲存羊項奉明旨將領中軍等官就著熊廷弼揀擇委用仰見我皇上倦倦爲遼之切所有急缺將領謹當一一揀擇上請者如臣標下右翼營缺遊擊應以陽和遊擊尚志宏補之標下強兵營缺遊

擊應以大同守備麻皆補之標下元武營缺遊擊應以延綏右營遊擊李芳補之河東總兵標下左翼營缺遊擊應以原任薊鎮遊擊艾穆補之右翼營缺遊擊應以原任守備羅萬言補之援遼總兵賀世賢下左營缺遊擊應以原任坐營都司劉恩補之開原東協缺副總兵應以援遼叅將鮑承先補之鐵嶺缺遊擊應以原任大同右衛叅將閔正名補之慶雲堡缺遊擊應以薊鎮白馬關守備滿貴補之海州缺叅將應以宣大中路叅將黃壘補之援遼總兵柴國柱下缺坐營應以陝西西寧衛百戶譚堯德補之長勇堡缺守備應以海州衛百戶李國臣補之蒲

河缺守備應以寧遠衛指揮王化準補之開原城缺守備應以鐵嶺衛武舉熊錦補之至於贊畫兵部主事劉國縉下召有新兵一萬四千有餘尚無一將統練臣議分立五營查得平魯城叅將梁仲善原任高家堡叅將張斌原任喜峯路叅將郭登選見任喜峯路遊擊王秉忠原任拒門堡守備李承芳俱堪補用分領操練而營路中又有人缺不相宜者如臣標下中軍以傳宣而兼應援之責非久慣行陣者不能勝任而見任叅將宋文鑑才優事練戰陣或非所長相應就近改補以叅將職銜管遼東掌印都司事務遺下中軍原缺卽以薊鎮石塘路叅將新陞

拔遼副總兵朱萬良補之又臣標下左翼營遊擊陳倫酒色之徒貪淫無度應以大同東路叅將張聰補之遼陽協守副總兵賀世賢已陞撈遼總兵今議以武靖營叅將管副總兵事尤世功調改中協副總兵遺下武靖營缺查得榆林守備何光先堪補瀋陽爲遼陽外蔽北路首衝見任遊擊栢世爵愚頑不靈應以原任陽和都司馮大梁起補又榆林遊擊李茂先領援兵二千名兵逃一百三十名馬死三百五十七匹宣府守備畢輔國領兵一千名軍逃三十餘名馬死二百五十八匹卽今見存馬匹皆瘦損異常二官全不加意喂養何可領兵應以延綏總鎮

旗鼓指揮沈應業替李茂先宣府龍門守備黃士英替畢輔國各領募來兵馬事務其所倒馬匹仍行該鎮撫按衙門責令李茂先畢輔國照數追補問罪以爲後來援遼官不肯愛恤軍馬者之戒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可受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永春巡按山東兼監軍監察御史陳王庭坐名上請伏乞勅下兵部亟爲議調勒限前來任事見任者文到卽行不必候代仍乞天語叮嚀各鎮毋得抗旨執畱致滋往覆以誤封疆而危宗社此臣等之所不得

不深慮而預言者也萬歷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奉旨這調補
將領著該部卽當議覆兵部覆奉旨是

酌調士兵疏

題爲酌調士兵以資征戰事臣見川將周世祿等所領川兵心
膽齊壯器械精利而營伍亦安整不亂可謂步兵之勁周世祿
等曰此所募漢土雜兵也猶多參差不一若以真正土官領真
正士兵更有十倍於此者臣思寬奠夔陽清河一帶皆山林險
峻非奇兵決驟之地惟士兵騰山跳戰正其所長但昨兵部疏
調四萬取數較多不但沿路苦於驛騷亦且到遼費其安置况
安奢水藺互爲仇讎而同調同征誠有如戶部主事楊嗣昌所
慮者以臣酌之但再精選士兵二萬合今見在川兵用一大將

爲土司所素服者統之以當一面亦庶乎其可也湖廣宣慰司彭元錦忠義自許願統萬衆以立功督臣汪可受亦曾咨臣疏調據咨統兵知州田萬年呈稱原調三千之外再加五千共爲八千或總調其一萬自開之數亦只止此今若調至一萬五千多而不竟未免虛冒叅雜之弊不若照其自開數目或止八千或一萬責令元錦親自領來免致前番騷擾州縣中途逃散爲該司世世效忠之辱如不親領仍遣土司目把無所約束則此兵斷不可用當另調施州衛十七長官司兵三千保靖宣慰司四五千麻陽兵三千責令各土官親領而統之以荆夔守備

及鎮筸叅將以來其精悍不下永順而易於聽令亦便計也四川永寧宣撫司馬步兵五千須奢崇明與其子奢寅親領而統之以緣事都司張神武酉陽宣撫司兵四千須冉躍龍親領而統之以緣事叅將周敦吉石柱宣撫司兵三千須秦氏子馬祥麟及其兄秦邦屏親領而統之以見任叅將童仲揆前項各兵又須得一夙將爲總兵官如貴州副總兵陳寅或四川副總兵陳策爲大帥以統之陳策者臣不知其人臣鄉巡撫徐兆魁謂其爲陳璘偏裨知兵善戰可用也向來土兵止於附近省分調遣故官無加銜之例兵無安家之例今自西南極於東北道遠

疲苦體恤當周彭元錦及土司正官俱應加銜以示優異各鎮
調一兵費三餉而此獨斬一安家銀兩非公也亦應破例處給
以示鼓舞又聞土司發兵不聽查點數多不足今彭元錦領兵
報効必無此事况山海關逐一點放弊亦難容設或仍有虛冒
及土司官不親領兵而止遺土司目把因而沿途耽延擾害州
邑者當降其祖職級銜以示懲創至於離鄉去井言語不通所
過地方畏與交易飲食歇宿或相避拒夫車應付動輒畱難因
而生事情勢必然此亦經過地主不善體恤之故也應照先年
道臣王士琦領川兵赴朝鮮之例四川湖廣各委該道文武有

風裁者一員統領前項官兵到遼陽交割一以彈壓各兵使無
放肆一以諭令州邑使善調停如果一路無犯赴限無違俟臣
查咨部立如優賞以酬賢勞如果臣言不謬伏乞勅下該部卽
日覆行又據去年差調川兵守備萬里侯稟稱前次調兵來遲
緣地方官皆秦越相視不肯著意幸巡按御史吳之皞上緊催
督始得發行今遼東已失一半若此番遲悞勢必禍中神京憂
貽宗社爲人臣子憂君憂國諒有同懷是在乞請皇上之再一
勅諭之耳萬歷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具奏本月二十三日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兵部覆奉旨是調土兵著該撫按官速爲督

發張神武等俱限依議欽此

事急需人疏

題爲事急需人亟釋緣事諸將戴罪立功以收聖明使過之効
事臣觀自古名將起於幽囚縲紲之中者代不乏人而我朝如
俞大猷輩其最近而著者竊見近日緣事諸將如原任雲南叅
將張名世之精工火器四川都司張神武永寧遊擊周敦吉建
昌行都司莊安世之善馭苗衆臣皆不識其人而第聞之士大
夫無不人人寃其事惜其才欲臣出之獄中而用之塞外以收
效於桑榆者如出一口也今我不徒恃弓矢於平原廣野間惟
火器爲勝而今日善火器者無如張名世不徒恃馬兵於山林

險阻間惟土兵爲捷而今日善馭土兵者無如張神武等若乃以有無疑信之獄長困之於囹圄莫有爲之破文法者而竟使封疆緊急缺人之時不得收英雄一臂之用臣實爲國家惜之頃臣方委官張希清等收拾火器欲要專設兩營而無將統領再四尋求惟張名世可當此任酌調土兵惟張神武等熟識其性而善用之可統而來也伏乞勅下部議寬釋立發張名世來遼聽臣委管火器營務行文該省着令張神武周敦吉莊安世督同土官統領土兵前來許各立功贖罪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又查得原任喜峰路副總兵郭有光久經戰陣熟諳軍機原任

宣府總兵劉孔印曾任遼陽大著恩信皆老成舊將也今錢糧之事似已分明而鼓譟之由或難專罪若蒙寬貸置臣轅門與同密謀必有裨益况孔印家丁三百尤可藉之以爲征戰之助至於遼東原有納馬之例撫臣周永春疏議原任援遼總兵麻承恩納馬千匹或六百匹仍令帶領子姪家丁立功自贖目今馬匹缺乏異常此亦事理之可從者也併乞聖明採擇施行萬歷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具奏本月二十三日奉旨郭有光劉孔印麻承恩已經部議著帶領家丁赴遼救援張名世等著再議來說兵部知道欽此

斬貪將疏

題爲斬貪將以肅軍令事臣惟遼左之壞全由將官之貪將官貪則畏軍不敢操練而營伍壞營伍壞則膽怯不敢對壘而生靈壞年來屠城俘衆喪師辱國皆緣於此况貪而濟之以淫更有不可言者臣標下左翼營遊擊陳倫有謂其扣盜軍餉者有謂其嫖賭宿娼者臣初不欲過求但於昨日調補疏中註云酒色之徒貪淫無度而已而抑知其爲國法之所不容一至於此也先是臣聞陳倫嫖娼婦田四兒不理軍務臣密以語道鎮諭令省改該鎮柴國柱以臣意諭倫倫卽惶恐向臣謝罪願得自

新臣許而慰勉之該道閻鳴泰又爲逐其娼婦出城亦可以已矣乃逐之之日而倫假城外收營爲名夜戴小帽往娼戀姦一連數夜不悛也臣偵而得之於十五日各將作揖之期鎖娼婦及其歇家面質倫以辱之因而使人翻其寓室得賊銀五十二大錠餘多半錠錠雖新燒錘匾而漂水縣解字樣尚在一一皆兵餉也時部道鎮作揖出遂同當堂驗兌共三千二百四十兩又據倫招云尚有三千金寄在山海關吳叅將處臣差官往取之尚未到及閱倫所欲寄回家書皆九月初十日釘封圖鈴甚固內云強世國拏回銀一千五百兩張大將官先寄回六百兩

俱發回書來審家人陳順云前日已是辦備遣強世國送銀回籍因三岔河盤詰難過遂爾未行審元武營千把總張順劉三重等云每月逃故空糧三百餘分該扣銀四百餘兩營有七哨遇領銀月每哨取下程銀一錠連空糧共五十錠每月送進以爲常臣聽未竟不覺髮豎眦裂而立欲剗刃於倫之腹中矣於是會監軍部道鎮於都司衙門數其罪而縛之遣中軍官捧上方劍以斬之於西門之外一時闔城百姓聚觀如堵無不歡欣暢快而歎天之始開眼者查例載沿邊沿海錢糧侵盜至二百兩者論斬其賊雖入已而禍未及人尚可言也倫侵盜至三千

二百餘兩而且以此故猫鼠同眠不敢操練致營伍做壞之極
地方塗炭之極其禍可勝道哉前此只緣將官包娼娶妓盜餉
剝軍不行懲處以致一年之間送却數十萬生靈而禍猶未艾
若今又不處以軍法將安底極夫殺一倫而可爲前此數十萬
生靈伸冤後此數十萬生靈救命臣何憚而不殺此臣之所以
仰遵先斬後奏之旨而不敢姑息以惠貪者也臣每念海內加
派苦楚各衙門措處艱難見有虛冒輒蹙容而語道將曰此區
區新餉在內卽百姓骨髓在遼卽本部院骨髓也柴瘠無多幸
相愛惜又嘗語道將曰此何等時但能保此塊土以還朝廷雷

得性命以歸鄉里便是萬幸更不必起奢念諄諄以天理良心
相勸有聞而感泣者而竟不能以感倫自倫而外隱空糧以自
潤而不肯收拾營伍者臣亦不能保其無也臣本不嗜殺人而
出於無奈惟乞聖旨嚴加申飭俾諸將截然斷此夙弊而臣且
常封上方劍於不用臣幸甚矣萬歷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具
奏本月二十四日奉旨遼左向來法紀縱弛武備衰廢能廷弼
誅貪斬懦具見軍令嚴明不負委任以後將領務各上緊整頓
兵馬立功報効毋得仍前貪懦自取罪戾今錢糧匱乏措處何
等艱難乃任將官通同侵盜且新舊各兵多有老弱無用之輩

襄陽公集 卷二
一槪虛糜監軍贊畫及各道如何不行查核熊廷弼還著督同各官用心振刷設法稽查毋滋虛冒該部知道欽此

申明還兵情由疏

題爲謹再申明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以寬聖慮事項臣具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一疏蒙聖旨瀋陽難保還兵共守遼陽是否得策熊廷弼還酌量邊勢之緩急從長區處務要保全孤城遏其深入所討道將兵馬器械等項都著照屢旨火速調發接濟急用該部知道欽此仰窺聖慮何等詳慎聖懷何等急切無非欲臣保守孤城以圖恢復臣敢退遜一步以負惓惓任使之意惟是還兵遼陽一著實出無策而酌量區處誠有不得不然者臣在都門時曾策復開原與北關合勢矣豈意纔出關而鐵嶺

又陷臣抵遼陽時曾策守瀋陽議遣開道駐防矣豈意纔出疏而北關又陷遼人魂魄屢次飛散開原陷而鐵嶺逃鐵嶺陷而瀋陽逃今北關陷而遼陽又逃日來男扮女装婦扮軍樣闖城而出者未已也臣實無策以定逃民之心各營軍士如河東總兵標下內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逃去四百七十九名中軍千把總十二員亦逃廣寧不肯出陳倫一營逃去三百數十名而他營可知也臣又無策以繫逃軍之足河東總兵李如楨日願拚死無論矣遣河西總兵助防而強逼非願遣開道彈壓而次且不行遣守道安慰而中途遂止而他將可知也臣又無策以

壯將吏之膽初悉銳以防瀋而遼陽虛甚使或以萬騎綴賀世賢於虎皮驛而以全兵攻遼陽則遼陽潰設又使以萬騎攻瀋陽萬騎守渾河阻賀世賢不得救則瀋陽潰而遼陽聞之亦潰兵分力寡臣又無策以顧遼瀋之全前攻開鐵時猶內顧自陷北關殺金白縛宰賽挾煖炒等其風聲氣焰比前倍甚臣又無策以遏其勢此臣之所以千思萬想而不得不併力遼陽以固根本者也此還兵之情由也今兵雖還而故示點兵進討之狀椎牛饗士一連數日分兵四出以聲勢疑之未嘗示弱也瀋陽遊擊栢世爵見領額兵及蒲汎備禦殘兵尚千數百人在彼駐

襄愍公集 卷三 五
守又密遣守備毛文龍等安置諸毒以待其來未嘗棄瀋陽也
賀世賢領兵萬餘防虎皮烟臺一帶當其來路以南顧遼北顧
瀋未嘗無犄角也柴國柱李光榮各領兵親往清撫要路聯絡
按伏未嘗聚重兵於一處而無分撥也又相度地形見代子河
水可引入城濠又見貼城支流築壩壅水可當東北面城北地
卑築堤積水可當正北面親率道將從十里外分頭挑築逐日
自早至夜衝雪忍餓與軍士同苦今水滿城濠人心粗定正爲
借水守城得勝那各兵簡選操練以爲戰計未嘗作嬰城自守
計也此區處之大略也今日之計惟保得遼陽一塊土便是恢

復張本臣恐皇上疑慮不得不將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申明
一番以寬聖懷竊謂此一役也不但防守官軍之二萬遼陽人
民之數十萬皆賴此以保全而闔鎮之存亡京師之安危亦於
此乎關係何敢避退縮之名而草草一擲如但責以防瀋而已
有何難事臣法最嚴責諸將死守諸將不敢不死守縱有差池
臣猶得以新任解免不過以一語謝朝廷曰非不督諸將死守
而諸將不能守也便足了此一段失事公案而臣不爲也恐避
此退縮名色使遼根從此永斷而旦晚禍逼於京師也如謂守
瀋爲無妨則前日曾以一總兵六七將領統兵馬萬餘人守開

原矣又曾以五六將領率兵馬六七千人守鐵嶺矣誰爲撤退而今日之開鐵安在官軍安在十數萬之生靈安在如謂遼瀋可以互救則前日又曾以兩總兵救開原救鐵嶺矣何以任其昏醉數日而莫敢出頭一望此目前之殷鑒也況今日守瀋陽之道將尤怯於前日救開鐵之道將今日救援之總兵不殊於前日救開鐵之總兵而今日之殺金白縛宰賽倍狠於前日之破開鐵者乎試與中外諸臣平心商量攻瀋陽而瀋能守否遼陽能往救否綴賀世賢於虎皮驛而攻遼攻瀋能兩全無恙否語云毒螫在手壯夫解腕天下事固有置之而反以存之顧之

而反以失之者殆未可一律論也今瀋城自臣未到任而空已久矣見其空而不來未可知卽來而瀋民已空瀋城自在勢必不能據而守不能搬而去也明春兵力稍厚遣一大帥守之何所不可臣亦惟有仰奉保全孤城之旨拏定主意以保遼陽爲他日進取張本如此而已矣伏惟聖明裁奪臣愚幸甚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九日

請勅科臣出關疏

題爲軍務殷繁難兼勘核乞亟勅科臣出關查閱以資戰守事
前蒙聖諭前後失事各文武將吏著臣從公作速查勘具奏毋
得徇私庇護頃戶部疏查遼餉的數又蒙聖旨著臣嚴行查核
以防冒破亦因臣平日愚直其所查覆必無護庇欺蒙而不知
揆之事勢有甚不便者蓋臣爲經略亦應勘之官無主勘之責
他日或功或罪尚待人勘而何敢勘人至於遼餉一節除照部
式檄行各道改造外然而河東河西均在管轄舊餉新餉不無
通融必欲新舊截然則地方有礙仍使兼食如故則覆部爲難

况今冒破情弊尤在老弱虛糜誠使沙汰可去強半而臣職在御軍法當恩威并用若一味裁削刻薄寡恩何以結人心而鼓士氣臣實未敢任也今科臣姚宗文已奉旨閱視薊遼矣前項功罪錢糧事務正其職掌隔關查核徒取文書往復按驗終不如身到眼到之爲親切伏乞亟勅出關前來遼陽會同監軍御史勘核先後失事各文武將吏及遼餉的數并如科臣言將遼陽見兵查閱一番凡不任干戈不備衣甲器械馬匹者撥發廣寧訓練給辦以備征戰之用使臣得專心料理一切戰守事宜而不至以勳勩之身復任嫌怨以分其心而掣其肘且使科臣

親歷遼瀋得知邊勢緩急地方情形時出所長以開臣之迷謬尤封疆之大幸也萬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朝鮮貢道添兵疏

題爲朝鮮入貢之道急宜添兵防守事據管鎮江遊擊事都司
僉書戴光裕呈稱本年九月十五日據朝鮮國王咨稱本年八
月十二日據咸鏡道觀察使沈惇馳啓據鍾城府使邊滄呈本
年七月二十五日戌時有三人來到豆滿江卽令通事李仍公
問其來由據稱爲因換質瓮器事出來仍問彼中情形荅說東
人使其憑依買賣擬於八月初五日出來於會寧鎮等情得此
又據慶興府使韓景呈據阿吾地守護將安順隆馳報七月二
十四日申時有八人自阿山堡古城大路穿過向所撫之境去

訖等情得此又該撫邊萬戶崔邦濟馳報七月二十四日酉時有八人自水上來到城門卽問你是何處人緣何經由這邊指向何地據稱俺等因事前向造山近境因道路荒蕪人馬不通不得不由此而行仍宿堡境明向造山等情得此行間有前項人八名行過本城南門而去卽令通使詰問穿過我境之由據稱俺等前往造山近境於本月二十二日自會寧渡江經過鍾城穩城訓成慶源撫邊等地前項各鎮無弊過來何獨此鎮不許過送怒色溢外言辭頗惡等情備呈具啓據此又於本年八月十五日據滿浦使金完馳啓本月初八日有走回人役自

東出來供稱俺在彼寨聽得他說朝鮮國王旣無答書邊臣所答亦無好音數月之內可送一將之兵當爲處置此其勢益盛不測之患必在冬前等情得此具啓據此行據議政府狀啓竊思彼疆此界封域截然在前彼國往來自有彼路曾無穿由我境之規而攙越江灘覬我虛實略無顧忌况走回人傳說東人怒我國邊臣答辭不好欲於數月內動兵來犯我國燃眉之患迫在朝夕除行西北兩邊各該將領等官整棚軍馬相機防範外合無備將前後情節咨報天朝各衙門允爲便宜等因具啓據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等情咨報到職

據此擬合呈報等因又據鎮江遊擊戴光裕呈爲冒陳危急情
形乞賜保障以守重地事據本營中軍指揮僉事王化遠呈稱
竊照遼東往事之失始於因循無備終於防範失策今日議者
率曰保守遼瀋而不及寬鑿鎮江殊不知寬鑿鎮江爲遼瀋之
左臂而鎮江又爲朝鮮登萊之咽喉金復海蓋之門戶也請借
箸籌之東方得志開鐵之後必首及遼瀋九月以後若不攻遼
瀋必攻寬鑿鎮江一來攻其不便有五今日東北子遺全得寬
鑿鎮江避鋒一聞寬鑿鎮江無備必張聲勢在西出步騎千餘
直搗寬鑿鎮與抵擋將見老稚必死於鋒鏑溝壑少壯必散而

之金復海蓋以金復海蓋有限之地加以東南流離之民不惟
棲身無地又何以養此自困之道也其不便一寬鑿爲鎮江藩
籬寬鑿一失勢必順江而下直抵鴨綠取鎮江破其城砦火其
廬舍鎮江失朝鮮之貢道絕矣其不便二朝鮮與鎮江猶北關
之倚開鐵也鎮江一失朝鮮誰與爲援不猶失開鐵以失北關
之一轍乎其不便三今日遼陽迤南民無甚恐猶知有寬鑿鎮
江在外萬一寬鑿鎮江將兵調去一有不測誰不寒心喪氣其
不便四朝鮮雖與中國世修隣好原無他腸但三月以前勢在
騎虎三月以後情若騎牆况其強悍不比北關北關且滅何況

朝鮮倘東方加兵城下勢必舉國以降朝鮮若降借朝鮮之艦
艘而攻我登萊不難矣其不便五爲今之計寬叆不可無兵鎮
江不可無備寬叆之兵協同寬叆之民把守靉陽隘口使其不
得入而斷我草河要路鎮江之兵協同朝鮮之兵把守硯水嶺
并橫河一帶使其不得入而長驅鎮江鹽場此兩重地一保微
獨遼陽得一臂之力而人心不驚海運亦無虞矣理合呈乞裁
奪如果可採轉詳三院寧爲先事之圖毋致事後之悔緣由具
呈到職據此相應轉呈以備採擇等因呈報到臣除批分守道
作速議處外先是臣慮鎮江寬叆清河一帶兵力甚寡倘或乘

虛而南截我海運或從寬叆掠我村屯或苦淡食搶我鹽場皆
其所必防者隨撥原任叅將胡國臣領兵二千五百九十餘名
防鎮江原任遊擊王平領兵一千八百一十餘名防靉陽原任
備禦湯遇時領兵一千一百四十餘名防寬叆莫加銜備禦佟鎮
國領兵三千一百三十餘名防清河各地方猶恐兵力單薄不
能拒戰聞得山東鄉民驍悍彼所素畏只怕塚軍不肯出頭又
特委贊畫劉國縉親往召募仍出榜文百道諭令有能倡義集
二千人者給遊擊劄付集一千五百人者給都司劄付集一千
人者給守備劄付使各無事操練有警救援興師之日隨征餉

導一切防禦事宜雖已預爲料理而欲求內固吾國外連與國以保兩全非特設重兵於鎮江必無以寢其東窺南向之謀此添兵設將之所爲必不容緩者也况今日緊著守瀋陽不如守鎮江寬鑿東邊一帶蓋瀋陽城久空縱或來攻有臣在遼自能遏其深入惟東邊一帶兵寡防疎若或長驅而金復海蓋必不能支此尤臣之所深慮者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可受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永春巡按山東兼監軍監察御史陳玉庭據實以聞伏乞勅下

兵部將應添兵將卽刻議覆仍差行人一員帶金帛數萬往諭朝鮮使知鎮江添兵助彼聲援該國亟速整擗兵馬如撫臣前疏一駐滿浦一駐昌城以陰制其入犯之謀是爲兩全之策不然鎮江不守朝鮮決難自存開鐵失而北關亡非殷鑒乎臣等無任迫切待命之至萬歷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具奏十月初五日奉旨兵部知道部覆奉旨鎮江等處添兵將著經略熊廷弼酌量委撥務使兵力強盛足爲朝鮮聲援其有兵將未到的俱嚴催作速出關以備調用毋致遲延悞事自取罪戾欽此

敬陳戰守大略疏

題爲敬陳戰守大略以候聖裁事臣惟今日控制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一曰進征一曰固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汎懿蒲瀋未逃法當亟復開原全我家當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如合兵并力以征爲先著何也征固無俟於復也顧以此時漫談進征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爲穩著何也守正所以爲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彼統全衆駐新寨日壓撫順關而窺我遼瀋我猶守在一面今冰堅可渡或南出夾河搶清巖村

屯以窺海蓋或順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彼出愈寬我守愈遠兵分力寡守何容易也頃臣親至各邊隘口相度地形算彼之出路即可爲我之入路者有四在東南路爲靉陽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置重兵爲今日防守他日進征之備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險要之大略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爲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東人對壘則前鋒迎之中軍繼之左右橫擊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爲一分合竒正以爲一面如與一路相持在西

路則南路北路出竒以擊之東南路悉力以搗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路出竒以擊之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人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而守如犯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則分道以搗之若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搗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竒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騎步并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靉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

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警自爲堵禦大舉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遊徼以捉其哨人撲其零兵使彼不敢輕出邊且以妨其耕牧之時以一路率所部直入其境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之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擾以疲其奔命然後相機進征或四路并進或三路牽制而陰并一路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略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畱營設所

兵防守而前路迎拒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旣隨各帥往邊遼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於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餘萬及圍楊會於岡上猶用十五萬衆今東方改元建號已并有兩關灰扒魚皮烏喇惡古里亏知介何伊難一帶海東諸國兵衆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強播數倍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而見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召募

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惟有召募徵調二法
遼人以遼守遼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
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責成兵部每兵一名歲計餉銀一十八
兩兵一十八萬該餉銀三百二十四萬兩內每兵月給本色米
五斗該糧一百零八萬石又每馬日給料豆三升九萬匹該豆
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歲除四個月青草
不計外計八個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歲計
船費幾何車牛人工各費幾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請以
此責成戶部往者清撫開鐵汎懿蒲瀋等俱無恙則河東以遼

陽爲家當廣寧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當
山海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戰車火器盔甲弓箭匠役馬牛一
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
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畱及發來兵不成兵
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挑選甚有授意邊堡故
將瘦弱擔塞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
徵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也臣
識闇才劣初試行間百凡茫昧獨日夜籌算東已強盛如此我
已喪敗如此各鎮調發度支轉輸又艱窘如此多計兵則難于

應調少計兵又難於應戰今度我兵五而當彼兵一卽他日人
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史書云女直兵不滿萬天下
無敵前金主阿骨打初起情狀皇上所知中外諸臣皆所共知
今已有衆近十萬卽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
不得不緊緊打帳若此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
兵進征彼主我客於法尤應倍者閱臣姚宗文疏欲兵部於臣
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爲訓練策應之用戶部照兵處餉之
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備無患之長策也伏乞聖
明裁斷亟勅該部議處以便遵行封疆幸甚臣愚幸甚萬歷四

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奏本月十六日奉旨這所奏審度邊
勢及分布戰守方略頗合機宜且防守旣固徐圖恢復進征尤
是萬全之策所用兵馬糧餉著該部多方措處毋致缺乏督撫
等職任封疆務同心協力以圖共濟鎮道將領等官都要實心
任事料理兵食戰守之計毋得因循推避有悞軍機各省鎮應
調兵將著作速遣發仍挑選精銳不許以瘦弱摶塞能廷弼著
益用心經理副朕倚任之至意欽此

歸并征邊印務疏

題爲征邊關防已奉欽依征邊印務未及歸併謹再申前請以便責成事該臣前有議置道將以專委任一疏內言遼東額設主將主兵不宜與援遼之兵將相混仍應守原派之地援遼兵將專一分防設備禦東要將援遼總兵將領俱改給關防其額頒將軍印原爲統轄全遼而設照舊歸付原設總兵掌管著令照舊東西策應使主客不致混推東西各有專責等因題准部覆已奉明旨與做征邊總兵關防容臣咨部關領并勅書符驗旗牌給各援遼總兵柴國柱賀世賢等掌管外其前將軍印向

係總兵李如栢佩近因東西勢大一人奔走於兩河之間猝難策應不得已於河西添設總兵一員另給關防而此印遂偏屬於東鎮彼時事急行權勢自不得不分屬兩鎮以致責成之意但以全轄者止於半轄征西者用以征東人反得以脫卸而且正兵營割去半營左右翼裁去一翼事亦難於兩全况官雖分鎮而各兵家屬俱在河西不能無牽掛一軍分兩地半畱半往又不能無偏怨以此各兵紛紛逃回廣寧不肯出不勾攝則前去後隨而勾攝之又東猜西忌究且逃亡日盡彼此無歸將東鎮虛耽分兵之名而西鎮實受割兵之損臣尚以爲未便也又

况援遼總兵分定信地各領所部前往寬鞏清河撫順三岔兒東邊一帶畫地而守方與東兵對壘相持而西人萬一窺何我兵皆東乘虛入犯當此時節欲抽兵往拒而東之後躡可虞欲接兵不動而西又深入無已且東邊信地相去西邊甚遠鞭長不及馬腹尤斷斷乎有不能相救者謹按河東地方僅寬奠清河撫順三處爲東而設其自海州起迄遼開瀋鐵等處皆爲西而設此廣寧總兵二百數十年來之責任未可以他人代也前項印信應歸河西總兵李光榮掌管原分兵馬之屬東鎮者盡數交還李光榮總領聽其撥遣分駐遼瀋大路以西常川設防

均適勞逸以防備西人光榮仍酌量緩急東西移駐以備策應
如此則兵不思逃營不受割尤足爲該鎮保全三大營以壯敵
愾其李懷信本爲援遼調來仍給與征東關防同柴國柱賀世
賢等專心一意以防備東人則主帥客帥人人承肩東方西方
處處有備責任旣各分明氣脉亦復聯絡此臣於分鎮之後不
得不酌量更端以求妥便者也伏乞聖明裁覽亟勅該部議覆
施行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奏本月十六日奉旨該
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是

三帥軍馬無食疏

題爲三帥軍馬無食俱要撤回遼城遼城又無糧草僅支軍中
二日情勢迫切懇乞聖明立賜裁處急救性命事頃臣以糧草
缺乏車牛難辦方發咨戶部及督餉衙門區處間據遼陽管糧
通判左之似揭報遼陽各倉見貯大米三千一百七十石二斗
八升粟米八十六石六斗豆一千五百四十八石五斗二升僅
穀見軍兩日之用見馬一日之用隨附咨尾催促去後適據援
遼總兵官柴國柱李懷信賀世賢等呈稱蒙發職等於虎皮驛
三塊石等處適中設防南北相顧極爲妥當但各村屯自夏秋

兵馬駐防易買草料已是不多至九十兩月勒價雖高尚有糶賣近日糶賣已絕粒米莖草竟尋不出值此隆冬軍苦饑寒馬苦餓損不特有戰難敵卽此數萬饑軍瘦馬性命亦爲可恤合無將大兵撤回遼陽就食三處止各存兵一千五百名各令一將官統領駐防舊處如其有警三將提兵相機接應職等大兵在城應援使兵馬不得餓損等因到臣該臣思得前日并瀋保遼後因借水護防復遣三鎮於虎皮驛等處聯絡駐營當其來路南顧遼陽北顧瀋陽幸彼不卽至暫保無虞今若以糧草缺乏之故遽將大兵撤回彼一聞之必窺瀋陽如何應援得及卽

或嫌瀋空城知我絕糧徑攻遼陽豈不自張虛怯反速其害况遼城僅有兵馬兩日之糧大兵一回與民間爭食不有兵變必有民變臣爲此愁死幾絕隨行牌詰問總兵柴國柱等萬一來攻瀋陽止畱三將能否策應三鎮回城能否應援瀋陽果不能保萬全無恙將官應否止畱三員兵馬應否止各畱一千五百名三鎮應否盡回遼城瀋已顧到於今萬一差池豈不前功盡廢又行牌詰問餉司單崇分守道閻鳴泰等三鎮大兵旣因乏食欲要撤回如果度量三處各畱將官一員領兵各一千五百名足以策應瀋陽三鎮回城足以應援瀋陽該司道擔承得過

可保無恙則糧草可以聽其不運兵馬可以聽其撤回如其擔承不過仍須會同三鎮備細商量急運糧草往彼接濟使兵不之食藩不失防方爲得策不然則前日撤兵回遼已滋議論今又以糧草難覓之故撤回就食致藩有他虞不知該司道何辭以盡已責以謝人言等因去後當據總兵柴國柱等回稱瀋陽城池低矮破損人民逃盡空城勢不能守是以量留三將於遼瀋適中以壯聲勢衆兵回遼陽就本月本色料草便於喂馬且固遼陽根本瀋陽次第漸復以爲萬全如瀋陽易守職等豈惜微軀以悞大事難守職等妄議保守倘有疎虞職等身不足惜

而遼左傾危其如封疆大事何今蒙本部院責令守遼顧瀋兵將策應諸務誠爲萬全但三鎮兵馬衆多料草糴買不出委難存立等因到臣臣見三鎮兵馬定要回城議留三將定難策應瀋雖空城定須照管亟調總兵柴國柱等單騎回城同餉司各道當面會議臣問三鎮云可因瀋陽難守遂不顧否而三鎮無以應臣又問部道云可因糧草難辦遂棄瀋陽否而部道無以應已而合稟遼城根本地大軍撤回固守亦便臣曰諸公管糧草者但去搬運管兵馬者但去設防本部院願統一總兵官帶領中軍協守諸將守城且到臨時相機調度於是三鎮只得照

舊防守信地各道只得應承設法趲運願終以車牛尚無置辦米豆尚在蓋套搬運不前而軍終忍饑馬終受餓也夫臣方急責諸將操軍整械而諸將皆以軍士逐日覓糧爲辭方急責諸將驗料喂馬而諸將皆以馬匹鎮日無料爲辭卽欲以失操死馬責一軍處一將而皆得藉以爲口實似此軍馬教臣如何整理遇此大敵教臣如何對付夫遼兵之喪怯極矣每聞東邊砲聲皆戰慄逃竄恨不鑽入地圻而去如救開原前方撥開頭子而後隊一呼散去奔至三岔河乃止如救鐵嶺縮匿村屯誰曾伸頭一望如瞭兵撫順遇哨探百騎而兩鎮兵馬遂各穿林奔

命如昨懿路汎河之役哨騎只六衝至懿路城邊引誘入伏跳起不過三四百人而我兵千餘見之卽跑反被砍死七十餘名若非汎河小有斬獲而此役又有不可知者總之屢敗之餘兵將魂魄已被攝去若又腹中無食充填如何僵立得住猶幸今冬天煖雪少兼臣先於九月半間惟恐兵馬寒冷每兵賞銀五錢與做棉襖每馬給銀二錢共搭棚屋以御風雪是腹雖忍饑而身未受凍猶賴苟活性命若往後而大雪連綿如去冬光景必且死亡相屬而臣且奈之何哉臣自到任以來檄行各道卸海運放空船蓋倉嚴辦車牛速趲運牌催書催人催面催或異

語或法言或好意商量或變色督責甚至據臨陣缺乏者斬之律勒令同知通判等官供狀立案竟不能立致糧草以濟燃眉之急而臣已窮矣亦惟有仰求皇上俯求計臣餉臣及地方諸臣急救此餓軍瘦馬性命而因以救殘遼之性命耳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具奏本月十五日奉旨據奏各帥以兵馬無食欲撤回遼城倘遇有警何能防禦該鎮大兵雲集需用糧草數多地方各官因何不及早辦運以致臨時缺乏責將誰諉各道及同知通判等官都著上緊用心料理務要刻期運完足穀每月支放有仍前怠緩誤事者經略及監軍不時叅來重究

督餉李長庚著作速出關會同督撫官置辦車牛設法僱運應用銀兩著戶部作速處給事係軍機諸臣都要同心共濟毋致失誤該部知道欽此

此處有模糊的藍色印文，內容難以辨認。右側有明顯的墨迹塗抹。

